

江湖眾生相，欲海無俠茫 ——論金庸《連城訣》

一木為木，二木為林，三木為森，千樹成林海；一人為人，二人為從，三人為眾，眾生匯江湖。人跑黃土，穿林海，踏青雲，闖江湖，覓一本藏世秘笈，遇一位隱世高人，救一名絕世美女，習武成家，立業救國，省身修心，便作了生於凡塵裡，而又為眾生稱道的俠。可金庸這本《連城訣》卻偏不囿於這慣常套路，讀罷細品，只覺有武而無俠，這又是何故？且撥開這欲海迷茫霧，窺一眼江湖人事，探一方傳統武俠裡的別樣江湖。

由俠到人，歸去來兮

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連綴了金庸的經典武俠小說，而《連城訣》頗有一番首字“連”的承前啟後意味，前有《射雕英雄傳》中的儒俠郭靖，《神雕俠侶》中的道俠楊過，《倚天屠龍記》中的佛俠張無忌，[1]憑一身的蓋世武藝，由一腔的赤膽忠心，濟世救國，堪稱俠之大者，後則是《笑傲江湖》中的浪子令狐沖以及《鹿鼎記》中的“反俠”小流氓韋小寶。[2]而起了轉折承接作用的正是《連城訣》中的無俠狄雲。

狄雲從一介憨厚鄉下漢到隨師父進城被暗算淪為冤獄階下囚，再於復仇中經歷跨江海困雪山的逃亡，在有關連城劍譜的寶藏爭奪中看盡了江湖眾生相，終究沒成了俠，歸去來兮，尋著那世間最純粹的白歸向本真，隱於茫茫雪山。正如金庸所言，小說寫一個人、幾個人、一群人或成千成萬人的性格和感情。他們的性格和感情從橫面的環境中反映出來，從縱面的遭遇中反映出來，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關係中反映出來。[3]若從橫面而論，萬震山、言達平、戚長髮師兄弟三人為奪連城劍譜殺害師父，再因獨佔的貪念陷入了餘生的彼此猜疑與互相殘殺，這一條為全書之主線，而江湖錯綜，人情交織，也造就《連城訣》支線眾多，談情愛，有狄雲與戚芳的純真之愛，有丁典與凌霜華的咫尺相望，論師徒，有戚長髮對狄雲的故弄玄虛，有狄雲和血刀老祖的一路流亡，道親情，有戚長髮對戚芳的久久猜疑，有凌退思對凌霜華的幽禁利用，重疊錯落之巧都令人生歎。

由俠到人，一指狄雲自身未像金庸此前作品中的主角一樣成俠，由縱向看，他從純然不知世故，到身陷囹圄為丁典所疑所信，再受其所教，略懂人事，再至陰差陽錯跟著血刀老祖逃亡見了所謂江湖豪俠們臨危遇險之時的真實臉孔，最終察覺也剖開了為萬圭加罪奪愛，被師父有意誤導等諸多殘忍真相，所經年華，所信之人，所念之道義，都隨著寶藏的崩塌，徒留一片雲煙過眼的蒼白，這時的狄雲有了絕世的武功，領略過了紛繁的人事，失去的卻是最初對人待事的極純真的信賴，失卻這信賴的他需要個最純淨的地方，靠這地方遠離眾生，思忖自身所往之向，他自然就成不了濟世救國，開解他人往哪所去的俠，而只是最平凡的一己之人。二指正派俠士形象的解構，萬震山、言達平、戚長髮三人從為師所疑未學絕學，不惜殺師反目，再到為劍訣鬥盡餘生，終生對弟子甚至親生子女保留絕學，長存猜忌。“落花流水”四俠中的“中平無敵”花鐵幹更堪典型，從為友救女的義氣到誤殺劉乘風時的無勇承擔再到親眼看到友人均喪命血刀老祖手下，面對死亡的恐懼，他終於脫下了俠的束縛，屈服於小我的本真人性，“心神大受激蕩，平生豪氣霎時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再受血刀僧大加折辱之後，數十年來壓制在心底的種種卑鄙齷齪念頭，突然間都冒出來，幾個時辰之間，竟如變了一個人一般。”[4]為了求一己生存，吃下兄弟的屍體，謀害兄弟的女兒。各地的英雄豪傑高喊著義字當頭，高舉著義字大旗，卻大都是畏難懼險，貪生怕死之徒。尤其是得知陸天舒等人被血刀老祖殘殺後，有些人心中暗暗還有一個念頭：“南四奇和鈴劍雙俠這些年來得了好大的名頭，耀武揚威，不可一世。死得好，死的妙！”[5] 這時的俠，分明就下了神壇，成了最本真的為了一己私欲而求生的人，這常人的欲求不可多怪，卻也讓人歎於俠義的消解。

愛終釀悲，世道人為

兩情相悅難白頭，只怪得世情薄，人情惡。狄雲與戚芳、丁典與凌霜華、汪嘯風與水笙的三段愛情悲劇為小說平添了一分引人思索的深沉色彩。初次讀罷，覺得這三場悲劇都應歸咎於人性貪欲，戚長髮為連城劍譜拋下女兒戚芳任由萬家人處置，凌退思為連城劍譜利用女兒凌霜華交換不成狠心活埋，花鐵乾等所謂俠士為江湖名譽不惜誣陷友人之女水笙的清白，一己私欲起，兩人終離索。

不久再讀，卻又驚覺這三段悲劇裡，情侶二人自身也難辭其咎。狄雲與戚芳青馬竹馬，在狄雲被冤時戚芳未多問故，狄雲未多解釋，誤會深結，直到多年後

真相大白，時移世易，終無緣無命再攜手相守。凌霜華身為貴族愛上平民丁典，雖敢於劃傷美貌臉孔抗拒家庭安排的婚姻，卻始終期盼能獲父親的對與丁典愛情的認可，丁典在猶豫中沒能早早帶走霜華，甘入冤獄，兩人咫尺天涯，對凌退思的次次退讓也最終葬送了兩人性命。水笙被血刀老祖擄後拼上性命保全清白，汪嘯風卻漸漸聽信他人，生出猜疑，拋棄水笙。情侶雙方本身或軟弱或猜疑的性格特質也是壓垮愛情的最後一把稻草。

而三讀《連城決》，終覺到其實這愛情是註定要倒塌消解的，而這垮塌的壓力來自於傳統男權社會的固有封建禮教。正如嚴家炎先生所言“金庸小說積澱著千百年來以男子為中心，女性處於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識，雖然作者自己也許並沒有明確地意識到。”[6]戚芳得知當年真相後意識到自己仍深愛師兄狄雲，卻因“一日夫妻百日恩”的傳統禮教拒絕了狄雲，明知萬圭心狠手辣，視錢如命，卻因“出嫁隨夫”一心相從，可惜最終死于丈夫劍下。凌霜華相比戚芳則有了進一步的反抗，劃傷自己臉孔抵制了父親安排的婚姻，然而卻始終依著禮教等著父親對自己愛情與婚姻的認可，多年空守之後只得以死相爭，不求與丁典生時做夫妻，唯求死後同塚葬。至於水笙，表面而論三段愛情的女性裡最具有反抗意識的，細思則也不儘然，雪穀之時，汪嘯風已無之前的信任，水笙卻依舊隨他出了雪穀，最後因汪的猜疑，兩人間的罅隙無可彌補之時又寄託希望于狄雲，重回雪穀，雖為了自身幸福有了去爭取與選擇的勇，卻依舊未擺脫依附男性的希冀。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核心，而儒家文化以“禮”來協調人際關係，維護社會秩序，禮所倡議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催生了家長包辦的封建婚姻制度，而此時的包辦婚姻起於而又不止於是純粹禮的要求，禮的正道之光下分明是對階級利益與社會層級的穩定的追求，這在丁典與凌霜華的愛情中體現得尤為典型，出身江湖的丁典沒有功名也無身家，在凌退思的眼裡是終究配不上自己名門貴族出身的女兒的，縱使丁典交了連城劍譜，凌知府也是絕了心要將女兒許給能讓凌家獲得向上社會階層流動可能性的貴族，這也是這些愛情悲劇的註定性。而這樣的愛情悲劇之於小說與讀者的意義而言，正是在對“中國古典愛情悲劇”的審美觀照中，催生出人類的剛健人格，以達到對當下存在者進行審美關懷。[7]

欲海浮沉，正邪莫辨

若論《連城決》之於武俠小說之特別，真實二字直切要領。傳統武俠小說中

描摹的典型江湖，雖有日日刀上飄的風險，但還有行俠仗義之豪氣，如花美眷之紅顏，建功立業之機遇，只教世間無數人心馳神往。然《連城決》偏不按這慣常套路來寫，畢竟“金庸這樣的作家不應當總是重複自己的風格和形式，要盡可能地嘗試一些新的創造。”[8]於是，在這裡呈現的江湖是別樣的，打碎了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的夢幻外表，消解了充斥除暴安良與邪不勝正的浪漫驅殼，剩下的內裡是最真實的物質——權錢同最真實的欲望——貪嗔。

《連城決》是藏於唐詩中的劍訣，可每一個奪它的人不是為了品讀這雋秀的詩文，不是為了修煉這絕世的武功，只是為了它指向的簡單又純粹的一方寶藏，俠可以為了其拋卻聲名，官可以為了其顛倒黑白，徒可以為了其謀害師父，師可以為了其誤導弟子，父可以為了其利用兒女，這千百種真實在最後的搶奪中展現得殘忍而又淋漓盡致，“但一眾江湖豪客見了這許多珠寶，哪裡還忌憚什麼官府？各人只是拼命的搶奪珠寶。凌退思的部署又怎會不搶？兵丁先俯身先搶，於是官長也搶了起來。誰都不肯落後。戚長髮在搶、萬圭在搶、連堂堂知府大人凌退思，也忍不住一把把珠寶揣入懷中。”[9]其實到了此時，這一片江湖剩下的分明就是欲海，縱使珠寶上並非像狄雲所言那樣有“極厲害的毒藥”，這些人也已陷入這般境地，“發了瘋，紅了眼亂打、亂咬、亂撕，他們一般的都變成了野獸，在亂咬、亂搶，將珠寶塞到嘴裡。”[10]這副景象甚至還比不得荊州大牢，也讓狄雲只得帶著失落與厭惡，走向那未知生死的茫茫白雪中去。

而在這欲海裡浮沉的每個人也是極真實的。金庸曾假張三豐之口言指正邪二字本來難分，正派的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連城決》中最難辨也不應斷論的就是正邪善惡，花鐵幹名滿江湖多年，卻在雪穀裡為了苟活求生，食兄弟害無辜，之後出了雪穀還能臉色不改的托詞嫁禍，維護聲名，而血刀老祖殺人無數，江湖所恥，卻在一路逃亡中，稱讚狄雲有良心，雖見情勢之危機，仍是不肯先逃。讓讀者突然辨不明了善與惡之分，正與邪之界，卻在讀過良久之後，歎聲感同身受的真實。

這份真實或許正是源於現實世界，江湖字面由水而聚，水不問其源聖潔或汙穢，江湖本真構成也同樣不該架空於世相，真善美值得讚頌，可貪嗔癡恨亦令人玩味。狄雲所往的化外之地，也並非世外桃源，冰雪封凍與糧草缺失是仍舊要將他置於險中求生的境地裡的，這也就正可謂有人的地方，便是江湖。

參考文獻：

- [1] 繆海榮：《“無俠”的江湖——論〈連城訣〉在金庸武俠創作歷程中的價值和意義》。《安徽文學》2010年04期，第52頁。
- [2] 陳墨：《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05期，第36頁。
- [3] 金庸：《連城訣-〈金庸作品集〉序》。廣州出版社，第1頁，2011。
- [4] 金庸：《連城訣》。廣州出版社，第219頁，2011。
- [5] 金庸：《連城訣》。廣州出版社，第245頁，2011。
- [6] 嚴家炎：《談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第21頁，1999。
- [7] 蔣麗君：《中國古典愛情悲劇的美學意蘊》。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第14頁，2011。
- [8] 繆海榮：《“無俠”的江湖——論〈連城訣〉在金庸武俠創作歷程中的價值和意義》。《安徽文學》2010年04期，第53頁。
- [9] 金庸：《連城訣》。廣州出版社，第356頁，2011。
- [10] 金庸：《連城訣》。廣州出版社，第357頁，2011。